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我知道藝術不可能百分之百完成，我以謙卑的精神求進展，這是永久性的追求，沒有結束的時刻，唯有歲月的堆積，才有足夠的力量去接近完美，我要求自信中必須存在自覺。——廖德政

II

東京青澀歲月

考上了東美好像是一場夢，父親捎來祝福的短箋，好友的賀電也紛紛傳至。內心沒有特別欣喜，反而萌生青春期的惆悵，天生木訥，內省又深的廖德政開始著迷於西洋古典音樂的世界，撫慰成長中少年內心微微的騷動。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1939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總督府推行治台三政策：皇民化、工業化與南進。

掙扎的日子

九三八年八月盛夏季節，廖德政從故鄉北上，與住在台北的父親短暫團聚兩天後，轉赴基隆，獨自拎著行囊，登船前往日本。在神戶下船後還要乘火車轉往東京，台中一中校友來東京車站接他到新宿西郊的中野區，與同學合租一處簡陋的宿舍，暫時安頓下來，在這裡約住了九個月。

●殷切期望他學醫的父親，似乎希望廖德政斷了學美術的念頭，並要他立刻造訪寓居東京的畫家陳清汾。意在讓他瞭解成為畫家之路的艱辛，自動打退堂鼓。果然，陳清汾的忠告是：做畫家很



一九三〇年代的東京街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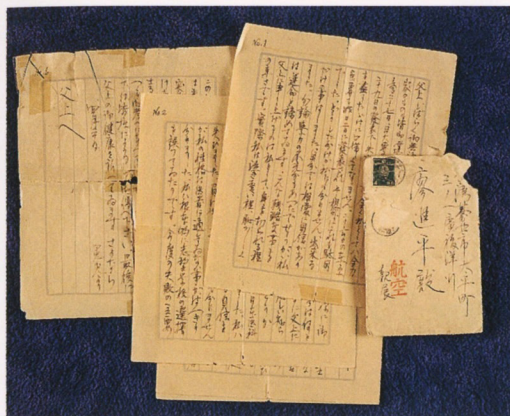


在東京美術學校校園裡，書是廖德政的精神食糧。
(攝於1939)

艱苦，你要好好再考慮。

●廖德政一直苦惱著，為什麼不能依自己的興趣選擇未來，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四個月後的一九三九年元旦來臨，他開始摹描報紙上的插畫，總以為一天畫上幾張，累積下來就算再笨的人最後也會畫圖了。儘管不是很成熟的習畫之道，但興趣與意志卻更為堅定，先前徬徨猶豫要習醫或學美術的抉擇也更明確了。

●捱到一九三九年四月，各校考季已過，廖德政寫信向父親報告各醫大、醫專發表的結果：落榜！但信中亦坦白承認志不在此，請父親原諒。同時陳述一段自勉的話：「成功的人大都不是因為



一九三九年四月，廖德政寫信向父親報告各醫大、醫專落榜的結果。

頭腦好，而是利用頭腦去尋找最適合自己的工作，並全力以赴。」

●發信後兩週之內父親火速趕來東京一探究竟，也想當面勸誘，只是廖德政沒有屈服，父子相聚僅短短一天，整日跟隨父親拜訪滯留東京的台灣同鄉長輩，其中印象頗深刻的是拜訪身材魁梧的楊肇嘉先生，在青年廖德政眼中，他長得很像書中肖像的明治維新功臣西鄉隆盛。當晚，廖德政送父親到火車站，搭車前去大阪。

●在東京的第一年，每天徬徨度日。煩惱的不僅是違抗父意，還得為今後前途設想。父親返台後，猶繼續來信叮嚀明年再投考東京帝大附屬醫專！雖然人生途中陰霾未散，但內心的太陽已經浮現，因為廖德政打從心底深處徹底拒絕之意甚堅。

苦練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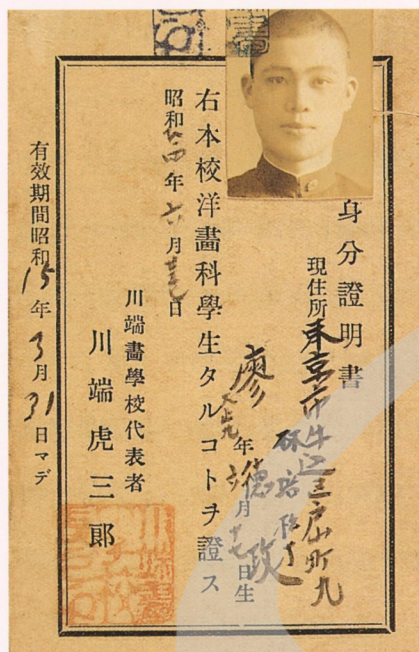
●春天之後迎接初夏，廖德政報名參加川端畫學校西洋畫科，接受密集的素描訓練，為投考東京美術學校開始熱身，並準備無怨無悔的擦下去！

●第一次握炭筆學畫素描，竟然比想像中還難。以前在台中一中，畫圖是全校首屈一指；如今來「川端」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非加倍努力不可。因此每次畫石膏素描，都選角落的位置，這樣才不致引人注意。指導老師是富永勝重，但不一定每堂課都來，倒是「川端」同學中有位張義雄，已苦學三年，最終目的就是想考上東京美術學校。

川端畫學校

原名川端繪畫研究所，位於東京小石川區下富阪町，從廖德政住宿的牛込區，搭電車在春日町下車即達。掛名主持西洋畫科的是東京美校教授藤島武二，川端畫學校名氣大就是以藤島武二當招牌，大家都慕名而來，以為進川端畫畫必能順利考上東京美校。其實授業的老師是富永勝重，只教素描。

川端畫學校為一幢木造雙層樓房，樓下擺石膏像，提供學生畫素描，二樓榻榻米房間為東洋畫教室。校舍毀於戰火後未再復校。



廖德政於川端畫學校時期的學生證。

●廖德政很快地與這位同鄉變成好朋友，而且佩服他畫素描的熟練程度。自己雖有所不及，卻不想放棄，只有加倍勤學苦練。

●進「川端」立定志向以後，一九三九年七月暑假一到，廖德政來日尚不及一年，首度悄悄搭上「高砂丸」自門司港出航直奔基隆。當天連夜回到豐原，才剛自悸動的鄉愁復甦過來，卻初聞小弟噩耗的打擊。

●返鄉二個月，老家搬離大社，遷居大湳，日子過得煩而亂，心緒也十分低落。由於父親不在家，學畫的決心也遲遲沒有表明，偶爾相聚，父親也不再多提。隨著暑假結束，廖德政黯然的強忍淚水再度告別家人，獨自踏上漫長寂寞的旅途。

●回到東京之後，宿舍搬到搭乘電車至川端畫學校較順路的牛込區戶山町（今併入新宿區），住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在這裡邂逅體貼入微的鄰居女性，令隻身在外的十九歲少年廖德政初嚐扣動青春慕情的滋味。

●到翌年（一九四〇），距離投考美術學校尚有半年的光陰，又回「川端」積極練素描，由於經張義雄介紹認識了來自台灣的東京美術學校油畫科三年生吳天華。此後，張義雄與吳天華的苦學模範和不斷鼓勵，大大增添了廖德政掌握素描的信心，但心中猶抱著惶恐，擔憂自己能否一試及第？

●猶豫的時刻也曾經找台中一中的校友排遣心事，有時聯袂走訪辜偉甫的豪宅，辜偉甫是辜振甫的弟弟，也是台中一中同窗，大家想見識一下東京的高級住宅區。

●更多時刻，廖德政獨自躺在「後樂園」的草坪仰望天空。「後樂園」就在川端畫學校附近，原是江戶時代德川家族的私人庭院，後來開放為公園和棒球場。取名「後樂園」是德川幕府歷代將軍沿用宋朝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而得。

●在日本畫素描用土司麵包擦拭炭粉，與台灣學生用饅頭的功能是一樣的。秋高氣爽的午休，廖德政一邊啃著剩下的土司當中餐，一邊躺下來，翹起二郎腿，眼睛看著飄動的雲朵，放任思緒如天馬行空，遙不可及的美麗夢想如同觸摸不著的天光雲影，不知何日才能成真？

一九四〇年三月廖德政報考東京美術學校油畫科的准考證。

考上東京美術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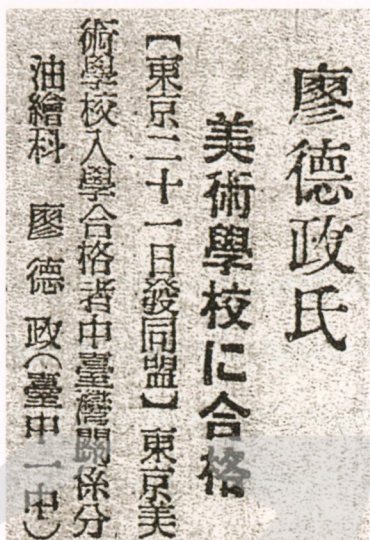
●一九四〇年三月考季又到了，經過十個月秣馬厲兵苦練素描，他鼓足勇氣報考東京美術學校油畫科。拿到准考證看到「一〇八」的號碼，當下彷彿吞下一顆定心丸。這是一個吉祥數字，日本人在除夕夜各寺院鐘聲齊鳴，倒數計時敲到第一〇八響，即午夜十二點，象徵人生一百零八個煩惱盡除，嶄新一年開始。想起這個幸運號碼，希望倍增，心裡也分外沈著、安定。



●更幸運的是素描考場抽籤的位置，正與平時在「川端」常坐的角度不謀而合，所以他把考試當做練習的平常心，更增運筆的熟練度。所以一試即中，如願考上東京美術學校油畫科。

●考試分三天舉行，第一、二日考素描，最後一天考學科。同時報考的張義雄竟沒被錄取，令廖德政扼腕不已，痛苦了好一陣子。

●「東美」油畫科新生總共錄取三十五名，四月十一日入學，一年級為預科，仍主修炭筆素描，指導教授是田邊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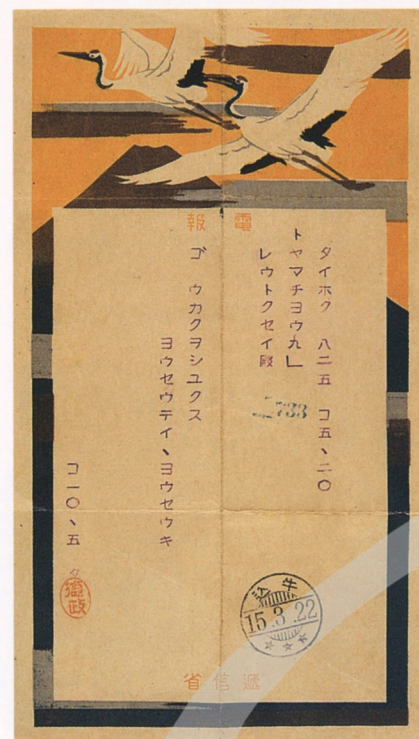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台灣新民報》刊載廖德政考取東京美術學校的消息。



廖德政的東京美術學校學生證。



一九四〇年考上東京美術學校的川端畫學校的學生於東京美校前合影，前排左三為廖德政。



廖德政考取東京美術學校時，台中一中同學所寄的電報通知書。

●考上了好像是一場夢，父親捎來祝福的短箋，好友的賀電也紛紛傳至。內心沒有特別欣喜，反而萌生青春期的惆悵，天生木訥，內省又深的廖德政開始著迷於西洋古典音樂的世界，撫慰成長中少年內心微微的騷動。

●「川端」時期徜徉「後樂園」可以磨過一下午；「東美」預科一年，走進咖啡店點一曲「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也能排遣假日午後的時光。廖德政隨樂曲旋律解放淡淡哀愁的奧妙，也感染給同班同學，他帶領同學到美校附近，上野



一九四〇年代上野公園的不忍池畔。



一九四〇年代上野公園的不忍池畔。

公園旁的「池元名曲喫茶店」，一群未來藝術家共同浸淫在古典樂曲裡，共織浪漫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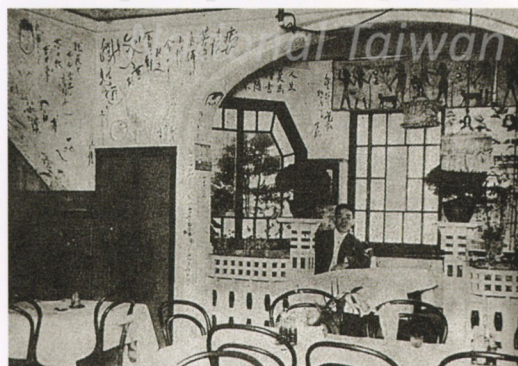
●從「川端」升級到「東美」，兩地都在廖德政住宿與通學常利用的一條電車路線上，電車是昔日的東京路面電車，線路四通八達，花七錢車資即可隨意轉乘，市區範圍內幾乎暢行無阻。「池元名曲喫茶店」即在放學必經路上，電車站旁，靠近上野公園的不忍池畔。店裡鎮日流瀉著提升心靈的迷人樂章；令他不禁提起畫筆偷偷地為仰慕的少女秘密

速寫，但隱約中似被對方察覺尷尬之餘，又讓害羞的廖德政陷入極度的憂鬱，從此更專注以音樂抒解煩憂，將音樂視為他永恆不渝的愛情對象之一。

●與東京美術學校緊鄰的是東京音樂學校，上下學途中總遇到三三兩兩提著小提琴擦身而過的「音樂學校」女學生，沒有多作幻想；但此時對自己是「美校」生，也開始有自我肯定的優越感，昂首



線路四通八達的東京電車。



上野公園附近的喫茶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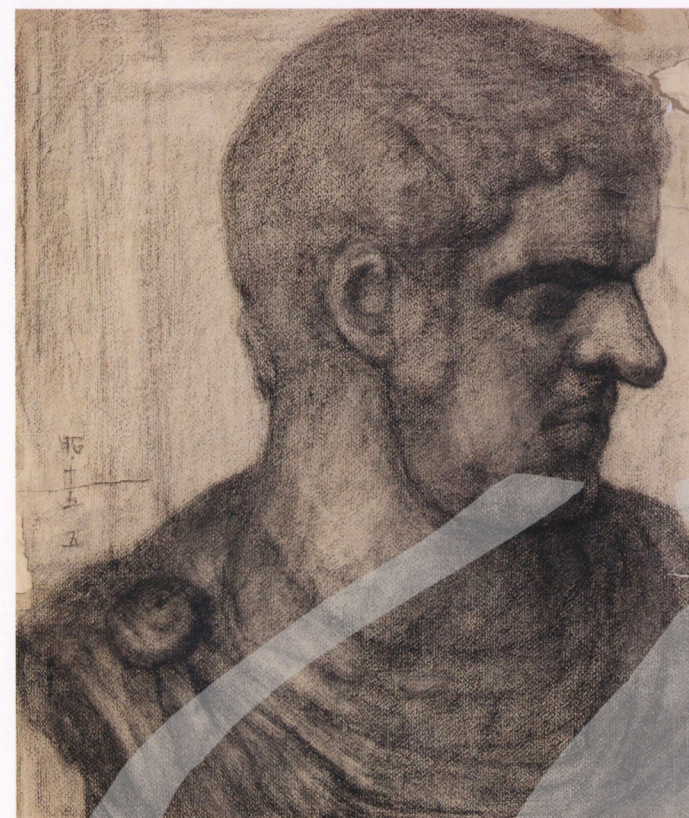
闊步走向電車站，或穿過公園小徑，他已篤定這是生命中最美麗的一條坦途。



東京美術學校西畫科的人體素描課。



廖德政 人體習作 1942年 52×34.5公分



廖德政 石膏像素描
1940年 47×39.5公分



廖德政 石膏像素描
1940年 47×39.5公分